

此時無聲勝有聲

污穢的言語，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隨事說
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的人得益處。

以弗所書四29

許 多年以前，當我們還在約會的時候，有一次他帶我去公園散步。

那天恰是入秋，抬頭是深邃的藍天，低首是滿地的落葉。我們在一株大楓樹底下靜坐良久，他忽然遞給我一片枯葉，上面工整地寫著一行小字：

「無聲勝有聲。」

丈夫的個性一向是安詳冷靜。我則恰恰相反，是個熱情率性的急驚風。

記得在一次教師會議開始沒多久之後，有位老師發現她忘了預備她當天的靈修帶領。

「喔，是輪到了我嗎？」當著會議中的十多個人，她尷尬地愣了一會兒，隨即表示她以爲我會每個月打電話提醒他們各人該做的事。身爲一個召集人，我確實應該記得提醒諸位老師們，但是我當時卻老實不客氣地表明說這是她自己的責任。

雖然我嘗試帶著笑容說話，但任誰也看出來那笑是有點勉強。

就在我警覺到自己未勒住舌頭的千分之一

秒同時，我注意到這位年輕的老師已經受了傷。我好難過，疲累懊悔再加上自責，使我感到相當的挫折。

雅各說得好，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；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

事後我向她認罪，又費了好大工夫溝通，雖然她心中已慢慢舒坦，但卻因這小小的瑕疵，使當天會議進行得不如往常那般愉快而有效率；甚至，很可能因我言語態度的缺失，而絆倒了某一位信心較軟弱的人。

有人說，「多說多錯，少說少錯，不說不錯」，我想這絕不應該是一個基督徒標榜的方式。倒是雅各所說「各人要快快的聽，慢慢的說，慢慢的動怒」，才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哲理。

可惜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實在太過快速與緊湊。姑且不去評論這世界的股票市場或是跳蚤市場，說來連我們基督徒也很難免疫於這時髦的「忙症」。不斷的開會，過多的節目、超載

的計劃，常使基督徒漸漸地進入了靈裡的缺奶而不自知。

傅士德在屬靈操練禮讚一書中說，在現社會中，我們的對頭撒但所著重的三件事，就是喧囂、匆忙、和擁擠。他又引用心理學家容格的一句話——匆忙不是屬乎魔鬼的東西，他本身就是魔鬼。

對於一個頗有追求的基督徒來說，除了前述三件事之外，還有一樣令魔鬼大有興趣的，就是那些重重地壓在我們肩上沈在我們心頭的「屬靈負擔」。

在三月九日的每日靈糧中，我讀到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：

一、你的心是否超重？你是否須要減肥，去掉一些沒有必要的負擔和掛心？

二、你的脈博是否規律？你是否常保穩定的感激與讚美之心跳節奏？

三、你的血壓正常嗎？你是否把交託擺在憂慮之上？

四、你的飲食如何？你正在享受神話語中所賜的生命之營養嗎？

常常，我們「屬靈心臟」之負擔太重。我們不但努力教會之內的事工，又要注意向外的發展；我們不但操心弟兄姐妹的長進，甚至還要負責到牧師和傳道人的靈命與呼召。

「替天行道」、「捨我其誰」的雄心大志，絕不是一種人溺己溺的慈愛胸懷，而是一種只見弟兄眼中之刺不覺自己目中之樑的屬靈驕傲。

稍安勿躁。保羅說，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

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要站住，因為主能使他站住。

「請妳饒恕我，」我對那位姐妹說：「在神以及在人的面前，我都犯了錯。」

靜默的操練，確是一門重要的功課。倒不是要學那「知榮知辱皆緘口，誰是誰非暗點頭」的本事，可有時絕對的靜默實在是必要的。

琵琶行一詩裡，當大珠小珠猛落玉盤，令我們耳目不暇接那有聲之美的時候，白居易忽然放慢了調子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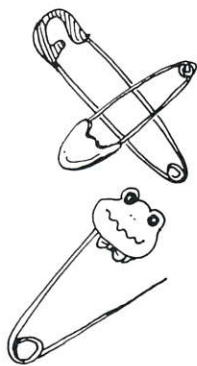
「水泉冷澀絃凝絕，凝絕不通聲漸歇……此時無聲勝有聲。」

筆鋒一轉，寫盡了音樂中另一種無聲的美。

說文解字云：忍，能耐也，敢於行，也敢於止。

想起所羅門在傳道書中所說的：「靜默有時，言語有時。」或許，應該是迫切向耶和華求智慧的時候了。

一口別針



筱若

靖 兒入睡後總是踢被，每當夜半我往嬰兒床看他，必見小棉被移了位，不再蓋在他胖嘟嘟的身上。因而，他常常都打噴嚏流鼻涕。為免他著涼，我用兩只保險安全別針，扣著小棉被的角端，一左一右扣在嬰兒床的欄杆上，免得他再踢被。

家裡地方不大，書房也同時是嬰兒房，靖兒向來很乖，從小就安躺在他的小床上，對著屬靈海報、世界地圖和書架。姐姐房間裡的大熊海報，小貓日曆，大箱的兒童書本和玩具，在書房也欠奉。靖兒平日很安靜，從不哭鬧，偶爾逗逗他便心花怒放，我很放心這麼乖的小男孩，也經常由他在小床上受冷落。

那日，我和婧婧剛巧也在書房。我正埋首寫信之時，婧婧喚我：「媽咪，弟弟咬別針呀！」我才赫然看見兒子正抓著棉被角落的別針

來吃，不知他如何把本來扣在欄杆的棉被扯開了。他近期好像發牙癢，什麼東西都塞入口裡咬，也頻頻吃手指。這次別針鬆脫，他就拿這不安全的安全別針來吃。他咬著別針的頭部，針口卻插著他左手的無名指，看他已甚感痛楚，但卻不知如何擺脫這只別針，也沒有哭。我慌忙把別針挪開，抱起他亮怔怔地哭起來。

婧婧過來吻一下弟弟也吻一下我，她親親弟弟受傷的手指，又拍拍我肩頭，老氣橫秋地說：「哭什麼？弟弟都沒事嘛！」

靖兒胖胖的小手，只在無名指處有一個小小的針痕，也沒流血。這痕數週未退，有時握著靖兒飽滿的小手，越看越覺這針痕美麗，竟使我有種溫馨之感。天父連一節小指頭，一條頭髮都看顧。

一個未及半載的小生命本身是脆弱的，天父卻看為寶貴，親生父母也會疏忽，天父卻永不打盹。

我為靖兒的針痕感恩，因為針只插在他無名指上，而非他的五官。神親自看守城池，無時無刻保護眷愛。這個生下來就有九磅多的巨嬰，除了重量，神給他的恩典也特別重。

我為婧婧感恩，這個既刁蠻又頑皮的小女孩，卻非常懂得愛惜小弟弟，手足情深。

我為我的兒女感恩，聰慧的婧婧，乖巧的靖兒，還有什麼比這一對小天使更暢快我心？感謝天父，玫瑰雖然有刺，生命也同樣芬芳！